

那多灵异手记

幽灵旗

GHOST

那多◎著

一段六十多年前的秘史悬念迭起；

一番一千多年前的史实玄机暗藏；

一个“三眼人”的传说扑朔迷离。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辽宁）万卷出版公司

那多灵异手记

幽灵旗

GHOST

那多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那 多 2009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幽灵旗/那多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7  
ISBN 978-7-5470-0004-5

I. 幽… II. 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08529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20千字

印 张: 6

出版时间: 2009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鹤鹏

特约编辑: 汪 敏

装帧设计: 伍 奕

ISBN 978-7-5470-0004-5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# 那多手记 序

其实书的封面上该是“那多灵异手记”，但我还是习惯把这个系列称为“那多手记”。“灵异”二字是从接力出版社出版《幽灵旗》开始，和我商量着加上去的。这一次万卷出版公司重出，编辑也觉得要加，否则新的读者也许会搞不清楚这是些什么小说，没准是纪实文学呢，哈哈。好吧，为了再多卖出几本，就加上这两个字，有什么办法，哈哈。

但我总觉得不如“那多手记”来得干净利索，同时我也喜欢它的平淡无奇。就如这个系列小说的格局一样，由一个平淡的新闻引出，往往开篇不紧不慢地叙述，在某个地方忽然一转，就此被水底急流卷去了。我一直想着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仿佛平凡得很，你可以数十年就在某个小圈子里打转，直到死去。但它又经不起琢磨，经不起观察，经不起追问。否则，就要闹出大动静来，很可怖的。

这次重新出版是一次梳理，手记系列最早在南海出版公司出过三本，分别是《坏种子》《凶心人》和《铁牛重现》，现在几乎见不到了。后一本本该叫《铁牛重临》的，无端端被他们改了，如今改回。而后，自《幽灵旗》始，就在接力出版社了。其

间《暗影三十八万》又转由贝塔斯曼出版，如今这家大公司已经撤出中国。一团乱，谁料得到，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。

现在，总算转到一家的手里，规整地再次出版。自我初次写出手记开始，已经过去好些年。老读者多已工作，这一次的新版书，基本算是给新成长起来的人们看的。好叫他们知道，有个叫那多的家伙，能够想出、写出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故事来。好的想象力能够抵得住时间的侵袭，就如我少年时初看卫斯理，完全想象不到，那些小说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就的。天呐，我什么时候语气变得如此老气横秋。

我是个懒人，本想一字不更，直接把老版扔给万卷换新皮。可是其中有几本着实写得理想，不得不做些改正。我的老读者们，如果看见某部小说竟然变了结局，不要太惊讶，生活嘛，得坚韧些，哈哈。

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七日，于某咖啡馆发呆两小时后，半小时草就。

那多

## CONTENTS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Chapter 01 | 六十七前的照片   | 001 |
| Chapter 02 | 扛旗子的四兄弟   | 017 |
| Chapter 03 | 深藏在地下的秘密  | 043 |
| Chapter 04 | 盗墓之王      | 065 |
| Chapter 05 | 孙辉祖的白骨    | 083 |
| Chapter 06 | 噩梦开始      | 105 |
| Chapter 07 | 死亡诅咒      | 123 |
| Chapter 08 | 暗世界的聚会    | 145 |
| Chapter 09 | “第三只眼”的秘密 | 163 |
| Chapter 10 | 尾声        | 183 |

## Chapter 01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

### 当年日寇滥炸后仅存的完整建筑物如今却要被毁

在闸北区恒丰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弄口，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层楼房子。据《闸北区志》记载，这个“三层楼”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。1937年，日寇对苏州河北狂轰滥炸后，闸北成了一片废墟，仅剩下的一处完整建筑物，便是这个“三层楼”。如今，因为旧区改造，作为重要历史见证的“三层楼”，就要被拆除了。有识之士提出，“三层楼”不该拆，应当从爱国主义教育 and 历史遗迹的角度加以保护。

记者昨天来到“三层楼”采访，巧的是，天目西路街道“三层楼居委会”的办公室，就在“三层楼”里。居委会主任周玉兰介绍说，“三层楼”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四个有钱人合伙建造的，当时共有四幢。之所以在日本人轰炸下“幸免于难”，据说是因为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。以后，幸存的房子成了这里最显眼的建筑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闸北境内最

高的建筑。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“三层楼”，连“三层楼居委会”也因此而得名。

由于恒丰路拓宽和旧区改造，此前已经有两幢“三层楼”被拆除，剩下的两幢现在也“岌岌可危”，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围。眼看这一历史遗迹就要“销声匿迹”，闸北区政协委员吴大齐等心急如焚，提交提案反对拆除“三层楼”，他认为，尽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“三层楼”没有保护建筑的名分，但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，这样的遗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见，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下来，将其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教育后人勿忘国耻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。周玉兰也觉得拆除“三层楼”实在可惜，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虽然盼望改善住房，但他们也认为“三层楼”应该得到保护。

《新民晚报》 2004年6月9日

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，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来看了一遍。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，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，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，叫漏稿，责任可大可小，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；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，当然沾沾自喜一番，奖励嘛，一些铜钱而已，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。重罚轻奖，皆是如此。

所以开会前一小时，我把《新闻晨报》、《青年报》、《东方早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扫了一遍，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。

这则新闻我们漏了。

不过在我看来，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，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，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，是他们记者自己发现的稿，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，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，但小兵如我们，还是觉得，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……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，那别的报社岂非都不用活了。而且《新民晚报》是每日上午截稿，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，本来就有先天优势，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。

再说，评评报而已，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？

所以，评报时轮到我说，我只以一句“今天《新民晚报》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，我们要是以以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，报纸会更好看”轻轻掠过，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。

可是头头自有头头的想法。如果又是新来的头头，想法就特别多。

评报会开完，蓝头让我留一下。

蓝头姓蓝，是新来的头，所以叫蓝头，职务是副总编。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，于是我们分管业务变成了两个副总，职务重叠，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高层的权力纠纷。

蓝头新来很卖力，磨刀霍霍，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，被他叫住，让俺满心不爽，不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，功名利禄，听的见的多了，心一横，谁怕谁。

话是这样说，好像心还是有点慌，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。

“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。”蓝头满脸笑容。

我看着他点了点头，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，好像我是领导似的。

“别人有独家稿不怕，但我们得跟上，有时候，先把新闻做出来的，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。”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。

原来他想让我去作一个深入调查，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，扩大影响，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，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下来。用他的话来说，这是件“功德无量的事，同时也能展现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，最重要的是，也能展现我们《晨星报》的力量”。有句话我知道他没说出来：“这也能展现我蓝头的英明领导。”

“我虽然刚来不久，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，你是《晨星报》的骨干，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。”他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拍胸脯保证，心里暗笑，看看，这蓝头还知道哪些人能动，哪些人不能动，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？

深入报道是件细活，我打了个电话，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，而明天上午，我打算去一趟上海图书馆。如果那大楼真如《新民晚报》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，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。要想把大楼保下来，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性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。再说，引用一下资料，我的稿子也好写。

第二天一早九点，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。我是那里的熟客，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，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的文献资料，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都认识，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。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，但许多时候

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。

也巧，刚走进上图的底楼大堂，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。

我把他叫住，然后递了根“中华”过去。我不怎么抽，但身上好烟是一直带着的。

“算了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。说吧，这次又要查什么？”赵维推开烟，很上路地说。

“呵呵，还是你了解我。”我笑着把烟收回去。

“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？”

我把事情一说，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，扔下一句“在那儿等着”就走了。

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，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。

《上海老建筑图册》。

“1987年出的书，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，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。”赵维说着翻到其中的一页。

“看，这就是那四幢楼，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，珍贵的照片，文字资料也挺多的，你慢慢看，要扫照片的话去办公室，反正那里你也熟，我还有事，不陪你了。”

“你忙你忙。”我嘴里说着，眼睛却紧紧盯在这页纸上的照片上，一瞬间的惊诧，让我甚至忘记了对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。

那简直是一个奇迹，这张照片所呈现的，是近七十年前的一

个奇迹。

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，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，还是一天、两天？不可能是更长的时间了，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，四处是废墟和浓烟，见不到一个人。

当年日军轰炸过后，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，但在这张照片里，残屋碎瓦间，却突兀地耸立着四幢毫发未损的建筑。

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，取的是远景。遥遥望去，四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，分外显眼。

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，当年日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，这片街区张开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听说过的能量防护罩，所以毫发无伤，否则，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，所谓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？

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，真有保护罩的话，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，就只留了这四幢楼在？可是，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，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。

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，发现其他建筑取的都是近景，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，只有这张照片取的是远景，而且占了一整页。我翻到后一页，果然，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，以及文字资料。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，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。

我翻回前页，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。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，每幢大楼间都相隔了一段距离，最前面两幢，后面一幢，再后面一幢。

我总觉得这排列有问题，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绍，果然看到这样一段话：

“当时孙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，以孙家长兄的大楼为中心，其他三幢大楼呈品字形围在周围，每幢大楼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百米。”

我翻回去一对照，果然是品字形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。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，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？

不对，不是一片盲区，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？

见鬼了，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，都不能保证做到这样，当年的日本鬼子，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，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，这样漂亮啊。

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，和报道里基本一致：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，日本飞机看到了，就没炸。

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，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，眼前就是个例子。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，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。

只是不论我如何思索，疑点越来越多，答案却想不出一个。

首先，那是什么国旗？其次，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？到底有多少外国人，多少面旗？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起来，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？

即便上都成立，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？就算注意到了，在那样的战争状态，日本人在高昂甚而嗜

血的战争意志下，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就放过这四幢建筑？

再者，就是最奇异的地方，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，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，而四幢楼却分毫无损的？难道说那时他们的飞行员，凭肉眼制导，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？

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桓了许久，我忽然失笑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，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？只要稍加炒作，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，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，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，难道连半数都保不下来吗？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，建造者有钱人孙氏四兄弟没有显赫的身份，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。

复印，然后扫描，该干的都干完以后，我把书还了，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。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，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，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，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“神话”发生的细节，就大功告成。据资料上的介绍，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，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，四幢楼建成后，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，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。从这点上看来，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，此等行径倒颇有“红色资本家”之风。

下午，在裕通路85弄弄口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。在进入之前，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，从新闻的角度讲，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。

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幢大楼近景一样，如今站在它面

前，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，没什么区别。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，毫无建筑上的特色，和美学艺术之类的扯不上边，唯一有点特别的，是这幢“三层楼”的层高很高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。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，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。

“三层楼居委会”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，周主任不在，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。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，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，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。

“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。”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他想了想，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，楼里的住户大多是“文革”前后入住的，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，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。

“这幢楼里是没有了，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。二楼的老张头，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。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。”

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，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。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。

“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，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，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，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。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，孤僻得很，不太愿意理人。”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。

“老张头，他叫……”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，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，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。

“他叫张轻。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，没有娶妻生子，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亲戚，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。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，不知会不会对你说。”

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？我也不禁愣了一下，这可真是罕见，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。不谈过去的事……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。

压下心中的疑惑，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，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，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。

“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，离得挺远的。”杨副主任提醒我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：“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品字形排列，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？”

“你现在要找的那幢‘三层楼’，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。这里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。”

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，我才明白刚才那句“挺远的”到底有多远。直到走到弄底，不，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，走到普济路的时候，我才看见另一幢“三层楼”。算一下，距离上一幢有一两百米远。

我用手搓着额头，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。

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，那边缘的三幢之间

的距离，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多？算算位置，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“三层楼”还在的话，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，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。

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，现在实地走一走，才想到，这之间的距离，已经大到不合逻辑。

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，难道不该是紧贴着造在一起的吗？为什么隔那么远？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，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，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？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。

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，我走进了这幢“中央三层楼”。

这大楼从外到内建造得都很平民化，一楼的采光并不好，虽然是下午，但走进，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。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，脚下的木板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

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，只建两层，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，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，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，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我踏上了二楼。

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，张轻住在哪里，只有靠问。

“请问张轻住在哪里？”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。

“张轻啊。”老太操着宁波口音，皱着眉头，似乎想不起来。

“就是老张头。”

老太恍然大悟，随手指向右前方一扇闭着的朱色房门。

没有门铃，我敲响了房门。